

# 人物传记

## 《克里威廉小传》

### 7、流泪撒种的，必欢呼收割。（诗篇一二六篇五节）

美国的属灵伟人爱德华兹（Jonathan Edwards）的著作，在英国中部有广泛的影响力。受影响最明显的，包括安德烈·富勒牧师（Andrew Fuller）、克里·威廉，和许多英国中部的浸信会的牧师。爱德华兹编写的《戴维·布莱纳的生平》，给克里·威廉等浸信会牧师很大的勉励。

爱德华兹一七四八年在美洲波士顿（Boston）发表的《谦卑的尝试》（An Humble Attempt）的文章，呼吁全世界神的子民，为着神的福音的广传，为着新的灵性的大复兴，联合起来，不分宗派地恳切祷告。这项世界性的联合祷告运动，立刻在苏格兰得着响应。不久复兴的火，从美洲的新英格兰，燃到苏格兰，带动了苏格兰的大复兴。

苏格兰的厄斯金牧师（John Erskine）接着把爱德华兹写的属灵著作，寄交英国中部的奥尔尼（Olney）村的浸信会牧师约翰·撒克利夫（John Sutcliffe）。约翰·撒克利夫花了很多工夫去阅读爱德华兹的书籍在灵性上得着供应。约翰·撒克利夫牧师于是请求所有英国中部的浸信会的教牧同工们——包括克里·威廉，尽量抽出时间，阅读爱德华兹的著作。约翰·撒克利夫接着回应苏格兰的教牧同工，也投入了这项世界性的联合祷告运动，为全世界福音的广传，为全世界灵性的大复兴，向神恳切祷告。

一七八九年五月四日，约翰·撒克利夫在奥尔尼刊印了爱德华兹的信息集。约翰·撒克利夫又为《谦卑的尝试》写序言，要求英国中部的浸信会同工，积极投入这次联合祷告运动。他并要求英国所有宗派，不论是圣公会、循道会、公理会、长老会等，一起联合起来，为全世界的福音广传事工而祷告。

当年，在克特林的瓦利斯师母的家里，召开的十四人的差传机构筹备会议，约翰·撒克利夫牧师也是主要成员之一。概括一句，英国中部的浸信会新成立的向海外传播福音的差传机构，也是神借着爱德华兹，在文字工作上的事奉的一项成果。这里当然不能抹杀前文所述及的克里·威廉所付出的代价和所作的努力。

克里·威廉既然受到爱德华兹著作的重大影响，并受到爱德华兹的差传精神所感染，他到达印度时，随身携带的书籍，除了圣经，还有爱德华兹编著的《戴维·布莱纳的生平》，以及爱德华兹的其它书籍。克里·威廉对爱德华兹的敬仰也就不言而喻了。

克里·威廉见到孟加拉国人口稠密，乡村有五分之三的土地是未开垦的肥沃土壤。克里·威廉预见这些肥沃土地一经开发，将成为收获丰硕的田畴。克里·威廉看了感触良多，他说：“就是来一万个传道人，也不嫌多。”他又说：“我的心境犹如保罗见到雅典的情形后，心里着急。”印度人很少受教育，十分迷信，膜拜偶像之风盛行。印度人每天早晨前往圣河朝拜，逐街逐户都有鲜花灌木神龛的摆放，以献给假神。为了使亡者得着祝福，他们更是不惜付出重大代价，和受到极深的痛苦。这些愚昧行径，都使克里·威廉惋惜不已，切望福音能早日传给印度人。

但是克里·威廉的内心虽然火热，他的环境却非常艰苦残酷。约翰·多马医生在城内设立医务所行医，他却无事可作。一家七口的生计，仰赖他去供给，妻子杜丽丝和儿子腓力斯，又忽然染上痢疾。而那

时候克里·威廉正住在被称为印度的牛津（Oxford of India）的那提雅（Nadia），没有余地可供种植。而耕种是克里·威廉构思中的自给自养的办法。克里·威廉在那提雅借来栖身的凉亭，荒废破损，而在印度聘请的语文导师，又需付与月薪。种种难处，使克里·威廉精神十分沮丧。他的妻子杜丽丝，在病中更忍受不了，以致支持不住，精神逐渐失常。结果杜丽丝失常达十三年之久，使克里·威廉一家，遭受了不可言状的痛苦。在那时刻，递给他的杯诚然是苦。他的日记这样写着：

“一七九四年一月十七日，日暮时感觉神的全有全丰。他的应许何等稳固，他的应许松弛了我的心。傍晚时，我徒步回家，我终于能将我的一切挂虑，都卸给他。”

“一月二十三日，我只有一个朋友，但是有了他，我已心满意足。我的魂哪！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神岂不知道这一切吗？他岂能不关心他的工作？我心里充满喜乐因着负起这项工作，就是丧失性命，我也欢然前往。”

约翰·多马从前在印度时，曾带领一个印度人蓝巴苏（Ram Ram Basu）信主。约翰·多马回英期间，蓝巴苏受到印度的异教徒的武力威胁，再去拜偶像。现在约翰·多马与克里·威廉一起回印度后，蓝巴苏再度穿起福音背心，重新向神宣誓效忠。

不久，蓝巴苏替克里·威廉在松德班群岛（Sunderbunds）的德哈特（Debhatta）的地方找到数亩蕪林之地，首先三年可以完全免租。

一七九四年二月六日，克里·威廉一家人搭船登陆德哈特时，仅余一餐之粮可以糊口。原来的承诺是，监务局有一层空屋可以给他一家蔽身。但是克里·威廉一家人抵达时，那房子仍然有人住着，尚未迁出。在克里·威廉走头无路时，他大声祈求神的帮助。

一天，克里·威廉正在散步，遇到一位监务局的职员查理士·萧特（Charles Short）。查理士·萧特听到克里·威廉一家大小的困苦情况，十分同情。查理士·萧特把克里·威廉一家大小安置在自己的家里，供给他们全部的需要。

后来克里·威廉和他的男孩子，用竹子和席子盖了一间房子，作为他们新的住宅。他又砍伐木材谋生。此外，他又收集野蜂巢中的蜂蜜，并把大量贝壳磨成石灰，然后把这些卖出去，以得着他所迫切需要的现金。

在这一片蛮荒地，有许多鳄鱼、毒蛇、猛虎，以及许多野生的禽兽。正是这些野生动物，提供克里·威廉一家可口的野味。当生活稍为安定下来，克里·威廉从未忘却他真正的使命——作差传工作。

在德哈特生活了一段日子，神却另有新的安排。一七九四年三月一日，克里·威廉接到约翰·多马的消息，说约翰·多马被他的朋友——英国驻马尔达（Malda）的商务专员乌德义（George Udny）——聘请到他私人经营的靛青工厂任经理。离这座靛青工厂北方三十英里的谋拿培底（Madnabatty），另有一间乌德义的靛青工厂，约翰·多马在信中说，他已经为克里·威廉谋得那另一工厂的经理职位，年薪为二百五十英镑。经过再三考虑，克里·威廉决定接受该职位。五月二十三日，克里·威廉举家从德哈特搭船，历经二十三天的时间，才到达谋拿培底。在这之后，克里·威廉也写信告诉在英国的弟兄们，说他已能自立，无须他们经济上的接济。然而英国的弟兄们来信，隐约表示不赞成，劝克里·威廉不要太被事业缠身，免得影响他传播福音的热诚。这种反应使克里·威廉非常难过，因为早在他草拟《咨询》的日子，他就觉得开荒的传道人应当设法快快自立自养。根据这个原则，他才自告奋勇去谋生。克里·威廉就回信给英国的弟兄们，在信中说：

“究竟差传工作者的灵能否被商业的逐鹿所消磨，这不是我所该回答的。我们的工作将替我们作见证。我愿意奉告的，乃是除了留下仅够维持家庭开支以外，我的全部收入都移作传播福音之用，用来供给印度学者和学校教员等等。我接受这份靛青工厂的差事，并非为了贪财。我现在实在很穷，而且永远是穷的，直等到有孟加拉国文（Bengali）和印度斯坦文（Hindustani）圣经出版，那时印度百姓将无须有人教导，能够自己阅读圣经。”

一逢主日靛青工厂停工，克里·威廉就专心作福音工作。每星期平均有两三晚，克里·威廉会到附近的二百个乡村去传福音。他有时步行，有时骑马，他利用冬季的黄金机会跑遍附近的一半区域。他说：“传福音是我心中第一喜爱的，我在二十方里之内传扬了基督的名。”主日经常有五百人，从各乡村来听他讲道。

在英国，那个差帕克里·威廉到印度的浸信会福音传播机构，由于看不到克里·威廉的事奉有显著的果效，尤其是安得烈·富勒牧师，起始对克里·威廉带职业事奉，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。但是另一位在英国的同工皮尔士牧师（Rev. Samuel Pearce），则经常把克里·威廉的来信，刊登在浸信会差传机构的定期刊物上。在那些定期刊物上，还摘录克里·威廉的日记，或报导一些印度各地的差传消息。

一七九五年十月，克里·威廉写一封信给皮尔士牧师。信中这样写道：“我此时不能告诉你说，在这里有大群的人归向了基督，或者在这方面有任何足以振奋人心的消息，但是有一样是肯定的，就是主耶稣的名在这一带地方不再是陌生的。”

很快地，明显的果效开始有了，克里·威廉给第一个英国人塞缪尔·包威尔（Samuel Powell）施浸。克里·威廉旋即向英国的差传机构报告说，第一个浸信会教堂在地球上另一遥远的地方成立了。甫成立的教堂，共有四位主要的弟兄，包括克里·威廉、约翰·多马、塞缪尔·包威尔，还有一位是约翰·多马先前施浸的朗格（Mr. Long）。

一七九六年，在迪拿坡（Dinajpur），有一位葡萄牙商人芬拿德兹（Ignatius Fernandez）信主，成为一个热心的基督徒。芬拿德兹后来在财政上大力支持克里·威廉，并在自己的土地上建造了一座砖制的教堂，成为加尔各答之外的第一间孟加拉国地区的礼拜堂。

到了一七九七年春季，克里·威廉已将全部新约圣经译成孟加拉国文（其中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一至十章，和雅各布书是约翰·多马所译，经克里·威廉修改的，其它新约圣经各卷全是克里·威廉独力所成。可是怎样能把这本孟加拉国文新约圣经印出来呢？

数月之后，有一部新从英国运抵印度的印刷机在加尔各答出售。靛青工厂的厂主乌德义（George Udney）十分热心于圣经的传播，因此独资购买这部印刷机，然后转送给克里·威廉。于是印刷孟加拉国文新约圣经的工作就此开始。